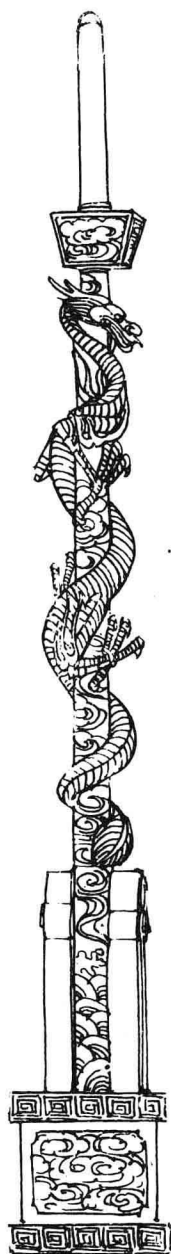


癸丑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莊嚴題端



序一

提到一千一夜，有誰不感到歡喜和歎異的呢？我沒有能夠買理查伯頓(Richard Burton)的英譯全本，但小時候讀過倫敦鈕恩士(Newnes)公司發行三先令半的插畫本之天方夜談之及會稽金石先生的四冊漢譯本，至今還約畧記得，亞利巴巴與四十個強盜，水手辛八，以及交遞傳述的那種故事形式。當時這一本書不但在我是一種驚異，便是丟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職的老同學見了，也以爲得未曾有，借去傳觀，後來不知落住什麼人手裏，沒有法追尋，想來即使不失落，也當看破了。這是我那冊英譯本的末路，但也就是牠的光榮。一千一夜在十八世紀初纔進歐洲去，在文學上發生了不少影響，到中國來還沒有三十年，我却相信牠與中國文藝也有很大的關係。這當然不是說直接的影響，中國文化裏本來有回教的份子，卽如向來不絕如縷的浴堂的美風，卽其一例，所以這些故事在中國有一種聲氣相同的地方，比較研究

上也很有用處。

印度的故事與中國之影響自然要更深了，只可惜還少有人注意。佛經的文章與思想在六朝以後的文學上留下很明了的痕跡，許多譬喻和本生本行的事跡原是民間故事，經佛教徒的採用而得以傳譯成華言，爲中國小說之一來源，而最重要者似爲起世因本經等所說的死後生活的思想。中國古代民間的宗教思想，當然也應注重死後的生活，但不知怎地文獻上留得很少，秦漢以來的方士彷彿是爲應制起見，把平民的陰間思想刪除，專講貴族的長生思想，這至少總已不是民族信仰的全體了。後出的玉歷鈔傳雖然時代大約頗近，却似乎可以算作這樣信仰的一本大綱，這裏邊陰司的組織是沿出道教的帝制，但其地獄刑罰等等，則以小乘佛經所說爲本，所以卽說中國民間思想是佛教的亦不爲過。假如說大乘纔是真佛教，那麼小乘的就說是婆羅門的改組派也罷，不過因此使我們更感到中國與印度的關係的密切，覺得婆羅門的印度文化的研究在中國也很是切要的了。許地山先生在所譯孟加拉民間故事的序文中，說明他譯述的第一個動機是因爲我對民俗學底研究很有興趣，每覺得中國有

許多故事是從印度展轉流入底，多譯些印度的故事，對於研究中國民俗學必定很有幫助；這實在是說的很對。我希望許先生能夠繼續地做這種有益的工作。

說到蒙古，我恐怕有些人會要大發其思古之幽情，因為牠在元朝不但吞併了中國，還能侵畧到歐洲去，所以是一件榮譽罷。在學藝的立場上看來，這些過去的恩怨我想可以不管，但總之是幾百年來拉拉扯扯地在一起，文化上必然相互地發生許多影響，就是西夏鮮卑以至三苗，都是如此，如有機緣都值得注意研究。可是蒙古雖然是我們五族之一，蒙古的研究還未興盛，蒙古語也未列入國立各大學的課程內，在這時候有柏烈偉 (S. A. Polevoi) 先生編譯蒙古故事集出版，的確不可不說是空谷足音了。柏烈偉先生研究東方語言，在北京大學俄文學系教書多年，是那位俄國童話集的編者歷史考古學家柏烈偉教授的族人，這回根據蒙古文俄文各本，譯成漢文，供獻于中國學術界，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事。蒙古民族自有他自己的特色，與漢族頗有不同，他的故事雖然沒有那麼濃厚華麗，似乎比較與天方相近，而且有些交遞傳述的形式，也很有一千一夜的遺意，這是中國故事裏所少見的。我們雖不

能相信，如齋耳茲(H. A. Giles)教授在中國文學史上所說，中國章回小說的發達全是受元朝傳來的中央亞細亞說書的影響，這些說故事的方法與情狀，離開了故事的内容來看，也總是很好的比較的資料，將來有人能夠把滿洲西藏以至苗族的故事傳說編譯出來，那時中國民俗學的研究，當大有進步，但是論功行賞，還是柏烈偉先生之揭竿而起應當算是第一功。

以上是些外行地談學問的廢話。老實說，我還是對於裏邊的故事可以誠實地批評一句：這是很好的故事，讀了很好玩，謹介紹給中國的老小的朋友。

周作人 十九年六月一日

序一

這真是我們中國人應該引以為慚愧的事情，西藏的民間故事我們自己不會搜集，却要煩勞美國謝爾敦(A. L. Shelton)替我們編印西藏民間故事集(Tibetan Folk Tales)一九一五年出版於紐約G. H. Doran公司，英國沃康勞(Captain W. F. O'Connor)替我們編印採自西藏的民間故事(Folk Tales from Tibet)一九〇六年出版於倫敦Hurst and Blackett, Ltd. 書店；現在我們中俄文化的溝通者柏烈偉先生又替我們把蒙古故事集譯好了。我們對於柏烈偉先生的勞力當然是萬分的感謝，但同時覺得我們這樣不勞而獲的得到這樣許多偉大奇詭的故事，實在有些臉紅。我們中國人致力於民間故事的人已經很少，能夠懂得蒙古文，直接從蒙古文譯成漢文的是尤其少，何況柏烈偉先生自己還是一個俄國人，竟能夠寫出文字的清順的漢文呢？以一個俄國人直接從蒙古文將蒙古的民間故事譯成漢文，這不僅只是使我們佩

服，簡直是使我們驚嘆了！

友人衣萍因爲我暇時喜歡看民間故事，便要我也來說幾句話。這本蒙古故事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凡連續的八章，題作波格多彼加爾馬撒地汗，雄壯瑰偉，多敘英雄戰績，如果寫成韻文，真可以成爲蒙古偉大的史詩，這種英雄傳說我想撇開不論；第三部分車臣汗的傳說只是一個短篇，我也沒有什麼話要說；只有第二部分是二十五個各自獨立的民間故事，題名施得圖克古爾，我想拿來與西藏的民間故事比較其異同。雖然這二十五章以王子負送神靈爲線索，把這些故事貫串起來，其實這種貫串，是與天方夜譚中姊妹講故事一樣的無關緊要的。現在比較蒙古和西藏的故事如次，因爲威他拉二十五故事本是由印度傳入西藏，再由西藏傳入蒙古的：

2. 關於商人的子媳的故事 這是西藏民間故事集第四十四篇五友之爭(The Quarrel of the Five Friends)的異式。尋得戒指的不是一個男人，而是與美貌女郎一同沐浴的許多婦人。其餘大都相同，不過結末六個人爭着要得美貌女郎時，曾經詢問過一個路人，請他判決，他不知怎樣回答，便說：『有一次有一堆人有一個美好

的寶塔，他們不能決斷應該屬誰，便將寶塔打碎來分掉。』於是六個人拔刀來，把女郎殺死。

3. 汗和朋友的奇遇 這是西藏民間故事集二十三篇王子的朋友的故事（Story of the Prince's Friend）的異式。隱身靴的用處在西藏是飛行靴，這樣似較合理；因為既有隱身帽，便無須再要隱身靴了。與王后相會的不是前王，却是神靈之子。關於選舉國王，西藏有一段與玻璃鞋同樣有趣的情節：『他們說：「明天我們要再試驗一下，看誰吐出最有價值的東西，就可以爲王。」第二天有一個人喝了許多牛乳，每到一處，即吐出白色的東西，又有一個人入了綠東西，便吐出綠的，還有些別的人吐出許多別的東西。』

4. 關於加海圖而加赤 這是採自西藏的民間故事第二十二篇粗野兒的故事（The Home-Bred Boy）第一節他怎樣尋得失去的土耳其玉（How He Found the Lost Turquoise）的異式。不過西藏的故事情節更複雜一些。男主人公到某村去是因了烏鴉的指示，途中還受了一個老人的蔑視和一個新郎的驅逐，後來他在假裝法師尋玉

的時候，便要求主人把一切附近的人都請來，其中就有老人和新郎。他說他的豬頭能辨別善惡，因而拿了豬頭遍歷諸人之前，到了老人和新郎面前，他故意的將豬頭頭搖動，證明他們是惡人，將他們驅逐出去，報復了他從前的仇恨。其餘獵狐和尋玉的事件都相同，不過男主人公拿的是豬首，沒有插在杖上，或者說拿的不是豬首杖。

6 那拉弩格列拉的故事 這是西藏民間故事集第十三篇惡繼母（The wicked Stepmother）的異式。不是鼠年生人供獻給水神，而是虎年生人供獻給蛇神。惡繼母也不會受到因恐怖而死的報應。國王名 Genchog，前妻之子名 Nyema，繼母之子名 DaWa。

8 關於建築師和藝術家的故事 這是西藏民間故事集第九篇聰明的木匠（The Wise Carpenter）的異式。木匠自然就是替代建築師的。大部分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末尾木匠報復漆匠（即藝術家）時，命人火葬漆匠，還同時命人打鼓打鐃鈸並且吹號筒，所以漆匠知道了當，喊叫着快要被燒死的時候，竟沒有人聽見漆匠的聲

音，於是漆匠便真的升到天上去了。此外木匠的躲藏期是三個月，不是一個月；火葬時連木匠或漆匠所應用的器具也都放了上去，還附上王Genchog帶給先王Gendong的禮物。

10 獅和水牛 這是西藏民間故事集第六篇狐狸欺人反害己（How the Fox Fell a Victim to His Own Deceit）的異式。狐狸在西藏故事裏也是老虎（蒙古故事作獅子）的小伴侶，因忌妒牛虎之交而挑撥離間他們倆。老虎臨死並非老眼昏花，而是真實的希望虎牛狐和睦同居，在這一點上自然不及蒙古故事的合理。結果牛虎拆穿了狐狸的詭計，復歸於好，老虎便將狐狸撲殺，這與蒙古故事獅牛狐三者同歸於盡的結局也不相同。

11 乞丐和小羊的故事 這顯然是兩個故事的複合。第二故事是採自西藏的民間故事第十篇綿羊羔羊狼兔（The Sheep, the Lamb, the wolf and the Hare）的異式。兔騎在羊身上嚇退狼的話是這樣的：『我是兔子，羅敦，奉中國大皇帝之命，特派赴印度一行。皇帝並命我沿途採集狼皮十隻，送給印度國王。恰好就遇見你，真

是我的運氣！無論如何，你的皮總可以算作一隻的。」說時，兔子就拿出一張紙來，手裏拿了筆，寫了一個很大的「一」字。狼嚇得轉身就跑。沃康勞還在下面註道：『這是嘲笑西藏和中國官員的作威作福，以及西藏小民的胆怯和服從的。這顯出最卑微的書記官，有了紙和筆，就可以使得最強壯最勇敢的鄉下人心裏害怕。』

13 女人和她的新郎 這是西藏民間故事集第四十三篇狡猾的窮人（The wily Poor Man）的異式。窮人家中沒有妻子，與蒙古故事家中已有一妻的說頭不同。因此把箱子抬回來，便不說與佛論道，而說是與妻密語了。後來女兒回家，也不會提起觀音的點化。又女兒被救出箱時，不自稱為凡人，却自稱是地下國的女兒，非常奇怪，顯得很是突兀，對於情節上也不能自圓其說，想是沃康勞的一時誤筆。其餘大都相同。

20 織工的奇遇 這是採自西藏的民間故事第二十二篇粗野兒的故事第三節他怎樣打破敵人（How He Defeated the Enemy）的異式。蒙古故事集第四篇和第二十篇的主人公是兩個，但採自西藏的民間故事却將這件事加在同一个粗野兒身上。

23 馬拉亞山的奇事 後段是西藏民間故事集第四十一篇得喉腫症之人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Man With the Goitre）的異式。大意說有一個頸生腫塊的人走失了牛，他去追趕，夜深不能回家，看見兩個洞，便住在小洞裏過夜。大洞是羣鬼聚會的地方，小洞只住一個鬼怪。這個鬼將小洞裏有人的事情報告給羣鬼，羣鬼便要吃他，這個鬼却說他是主人，不便如此，只割一塊肉便罷，羣鬼同意，因將其腫塊去掉。羣鬼看看腫塊不會好吃，因棄置之。又有一人也想去掉腫塊，便也到洞裏去住。誰知羣鬼因為腫塊不好吃，便將前存的擲在他的後頸上。他不但沒有去掉前腫，倒又添上後腫了。日本也有這樣的故事，名移瘤術，載在岩谷小波的日本昔噺中。

此外的施得圖克古爾第一篇是變形爭鬪，第五篇和第二十五篇是天鵝處女的事，第二十一篇似安徒生的大克勞司和小克勞司。

雖然生着病，也勉力寫成了這篇序，因為我實在是受柏烈偉先生熱心的工作感動得興奮起來了。

趙景深
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序三

古印度所講的故事就和現代各國所講的故事一般，並且印度在極早的時候已經開始筆述故事和童話，編輯故事和童話集，將一種故事和他種故事聯絡在一起，做這些工作了。而印度著作家和詩人且以故事爲自己作品的材料。

因爲各方面的情况——歷史上的和社會上的——印度故事和故事集早已流傳普遍了印度境外，尤其在東方各民族中流行最廣，印度故事的翻譯和口述可以在印度支那，波斯，阿拉伯，土耳其和敘利亞民間尋得的。不久這一些故事流傳到歐羅巴，於是西方便出現了希臘，臘丁，法，德，斯拉夫諸種文字的譯本印度故事集。這一些故事深刻地影響了各民族，而和各民族的傳說混合，所以歐洲許多民間故事是自印度傳流的，例如：著名的天方夜譚便是導源於印度的。

蒙古民間文學作品的內容是：傳說，歌謠，童話，小說，謎語和俗語。這一些

作品的作內容大部分是自印度和西藏傳來的，而蒙古民間文學的發展和佛教傳入蒙古大有關係：當佛教經典輸入蒙古時，自西藏也輸入其他文學上的作品——帶有佛教色彩的印度產生的作品。例如印度著名的 (Panchatantra) 故事集便是自西藏文譯爲蒙文的。這故事集中有許多故事，在印度民間流行的十分普遍，例如：鸚鵡故事集 (Cukasapi) 或稱寶貴的念珠集。

蒙古人十分喜愛佛教的小說，故事和傳說，並且因爲這一些小說和故事輸入蒙古，所以佛教在蒙古大興。不過西藏和西藏文學在歐洲還不曾詳盡地研究，所以西藏民間文學的蒙文譯品裏所含有特別趣致和這些作品中的極大的國際文學上的價值，還不會被我們領略。

這一些蒙古人自西藏民間文學得到的作品裏有許多趣味濃厚的故事敘述俾加爾米支 (Eidchamjid) 王 (蒙文彼加爾馬撒地 Eidharma Sadi) 功績的故事和印度文學中最負盛名的關於威克拉馬地提亞 (Vicramaditia) 王的傳說。關於威克拉馬地提亞王的傳說其後且輸入伊蘭高原——波斯。蒙古人把威克拉馬地提亞王的故

事，關於他的神怪的寶座，和關於尋找那寶座的阿哀而吉不而吉汗（Ardschi Bordschi Khan）的傳說，共分輯成三部故事：

第一部：敘述威克拉馬地提亞王得到一隻奇花，這奇花以後便變化為美女，並且尋着了神怪的寶座。

第二部：描寫被阿哀而吉不而吉汗奇怪地尋着的神怪寶座，並且敘述一些聰明的判決。

第三部：——最後一部描寫各斯納（Goesna）皇帝，那皇帝十分明瞭各種魔術，並且又敘述他的功績。

這一些蒙文譯品的作家和譯著的時代都不得詳考了，大概我們在詳盡地研究西藏和西藏民間文學之後纔可以尋出結果。

在各種印度故事集中自古以來最著名的是威他拉（Vetala Panchavinsati）二十五故事。這種故事集本用梵文寫成，並且有各種異式——有許多種是用印度各種方言所寫，這故事的內容如下：

英雄王威克拉馬地提亞（Vicramaditta）必須移請威他拉（Vetala 一位神靈），且必須經歷各種危險默然負着威他拉走到目的地。威他拉依西藏語是 Rolang 蒙古語是 Kur 或 Kegur。那英雄王安全地經歷了一切危險，不過無論如何不能移動神靈到達目的地。因為威他拉在路上永是給他講故事，並且巧妙地結束每篇故事王不知不覺便吐露一句評語，王一說出評語威他拉便失蹤了，他便又回到原處，再去移請。於是王往返二十五次尋找威他拉，並且聽他所講的二十五篇故事，直到負着威他拉到了目的地為止。

威他拉二十五故事集好似其他印度故事集一般傳流到各民族，例如：我們可以尋得波斯文的威他拉二十五故事集譯本和波斯文的威他拉二十五故事集的改作。

威他拉二十五故事集自印度輸入西藏，七世紀以後印度佛教傳入西藏，此後印度文化也輸入西藏，便發現了威他拉二十五故事集的改作，它也取納了本地方的特色了。

威他拉二十五故事集保存在蒙古和 Kalmuuk 民間，因為蒙古民族所信仰的佛教